

让动物进入历史的较深层次

□李利芳

袁博虽然很年轻,但写作动物小说却有不断的时间。他从8岁开始写作,至今已有20年。童年时期的袁博曾在特种野生动物养殖基地生活过3年,与大自然以及各种野生动物有过亲密接触。基地里曾在非洲工作过的饲养员爷爷又给他讲过很多有趣的动物故事,培植起他对于遥远的非洲大陆上的动物们亲切而又浪漫的文学想象。因对动物世界有强烈的兴趣,袁博研读了大量的动物学、动物行为学、社会生物学、动物生理学、生态学等领域的学术著作。他个人的大学教育跨生命科学与中文两大学科,又攻读了民间文学专业的博士。袁博独特的生活经历与专业背景,注定了他会走出一条不一样的动物小说的创作道路。

袁博是一位自觉追求原创精神与独特美学观念的年轻作家,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动物文学书写价值观念体系。他创造性地将“历史”意识引入对动物本体的文学观照,他书写的不是个别的、现象的、仅作为“文学题材”而存在的动物,由此他的目的也并不仅仅止于让读者去欣赏动物,建立一时一地的单一审美关系。相反,袁博在努力写出有“历史感”的动物,他将“动物的历史过程”纳入人类的价值系统去凸显其意义。显然,他将“记忆”范畴也归置到了动物世界,作为存在过与存在着的事实,在袁博看来,动物与人一样,它们都曾在自己的“生活”中创造过自己的历史,这些“非人”的历史记忆必须通过人的文字与思想去致以刻痕与表达。动物与人应该在完全平等的历史反思中去认识对待,特别是我们应该引领孩子去补缺那些我们通常看不到的自然历史,以帮助他们确立更为健康有序的宇宙观与生命观,这是袁博自然史动物小说特别突出的价值理念所在,他在《内伶仃岛上的猕猴》一书中对此有非常典型的文学实践。

“自然史动物小说”是“历史”与“文学”的高度统一,其

内容与精神主旨聚焦于动物的生命历史。它融历史的“真实性”“史实性”与文学的“情感性”“具象性”“体验性”于一体,为儿童打造出入动物世界最坚实有效的通道。《内伶仃岛上的猕猴》开篇“楔子”即出现故事发生的地点——我国南部沿海珠江口外的伶仃洋里的内伶仃岛,这里是猕猴的乐园。袁博写作的审美态度首先是“求实”,科学精神是其文学信仰的主轴,这其实是我们对动物持人文关怀的基石。在“动物之所是”的层面上写作动物,是对动物真正意义上的尊重。所以袁博的笔紧紧落在真实的历史时空,他用文字还原和我们人类现实处于同一维度的动物世界。与“求实”并行的另一重态度便是深刻的文学共情,袁博要在充分认知猕猴的基础上用自我情感照亮猕猴的内精神生活。于是接下来老猴王黑儿映入眼帘,它镇静端坐,俯视着整个内伶仃岛,闪亮的琥珀色的眼睛里透射着曾经无限丰富的历史生活,召唤着我们进入那些时间积层去体验生命的奥妙。

“每天太阳会照样升起,但谁也不知道潮水会带来什么。”这是贯穿全文的一个灵魂句子,也是袁博用自然与人文哲学鸟瞰整个世界后获得的一个答案。他用猕猴黑儿的一生演绎了其无穷的意义含蕴。世界始终在稳定与变化、如常与反常的统一中自然运行着,黑儿坎坷而奇诡的一生让它获得的最大真知就是:“它最大的愿望是活着。如果有可能的话,它希望能生活得更好一些。为此,无论在什么时候,它都不放弃任何一丝希望。”袁博用黑儿的故事澄清了世界史的第一命题。就如他在“自序”中写道的:“所有灵长类动物都天然有感知生活乐趣的能力,有追求快乐与幸福的天性。”“生而有力”就是黑儿故事的生命启示。

《内伶仃岛上的猕猴》讲述的是黑儿的成长史。书写了它从1979年到1991年从一个孤儿到努力成长为族群

首领的过程,交代了它成为猴王的12年以及失去猴王宝座而离去的12年,直至最终在2015年逝去。袁博将一只活了36年的猕猴“载入史册”,特别记录陪伴它成长的那些关键人物、标志性事件,以及黑儿丰富的内心世界。袁博把黑儿的成长写得一波三折,写出了平凡中伟大力量的积蓄过程,写出了成长的价值构成要素,特别写出了黑儿对母爱的期待,写出了生命的陪伴与孤寂。当然更为重要的是,袁博写清楚了猕猴的社会结构体系及其运行规则,他写的是黑儿的社会化成长。

毫无疑问,在袁博笔下,动物的生命史同时就是一部有人类栖居的自然生态史。作品以黑儿为主线,串联了不同时期内伶仃岛上的猕猴家族。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现在,袁博聚焦内伶仃岛猕猴的生存变迁去再现不同时期岛内的自然与人文环境,逼视人与自然间复杂的生态系统问题。袁博尤其深刻映现的是人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以及自然保护区的建立与环境的逐渐修复。他以动物的生存立场、细致的生活细节为中心,去触碰生态系统最敏感的神经,直面人类生活为自然生态带来的灾难,这也是其动物小说创作兼具的时代性价值很关键的一个方面。

太阳每天会照样升起,但无论怎样,人的高贵精神终将散射光芒。袁博写到了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鼯耳,是内伶仃岛上最老的猕猴。它的童年记忆的底色就是小主人爱的陪伴,这份高尚的爱又传给了小主人的儿子,儿子后来成为保护区的管理员。人与动物和谐关系的隐在线索在小说的后面逐渐托出,人的历史记忆与动物的历史记忆在此完全映合,动物在对人的思念中老去。

动物的记忆同样与时间对抗,它保存历史的本原。袁博让动物进入历史的较深层次,成为一种精神现实,与人的精神宇宙彼此映照,如此生生不已,绵延不息。

从动物「生存」到动物「生活」

□崔昕平

在当代生态文学创作领域里,动物小说是毋庸置疑的重要题材。在儿童文学领域,动物小说也始终是重要的、广受儿童读者欢迎的品类。我被袁博的《内伶仃岛上的猕猴》简介中的一段话所打动:这是一位在野生动物养殖基地度过童年的动物小说作家,是一部在内伶仃岛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地考察多次,积累大量写作素材创作的自然生态动物小说”。这样的生活履历,正如沈石溪的评价,形成了“他自己的优势”,袁博丰富的学科学习履历也使他的动物小说更加追求知识的准确,诚如李学斌的评价,“以严谨丰富的知识性和体察、描摹动物习性及其生命特征的准确性见长”。

值得一提的是,袁博这位“90后”青年作家,已经在动物小说领域有了十余年创作履历。对于这个题材,他有着自己的思考与定位。《内伶仃岛上的猕猴》的创作表达,用作者自序中的一句话可以破译:“我不仅仅书写猕猴在大自然中的生存状况,更多关注的是猕猴在自然之中的生活。生存条件是客观的,而生活是主观的。”这里出现了“生存”与“生活”、“客观”与“主观”两对关键词。透过作品的完成态,我想再向前推进一步:作品所力图点亮的,是站在平等与尊重立场上的、纯粹的动物视角的生命呈现。“生存”是生命的基本保障,“生活”则有了更多的、生命主体的愿祉。袁博努力勾勒了动物求取生存之外的、丰富的主观精神世界。作品的主角是一只叫黑儿的猕猴,内伶仃岛是猕猴的家园。黑儿由无家可归的散猴历经波折成为猴王。若干年后,老猴王黑儿俯视这片写满记忆的王国,回溯了猴群从濒临生存危机到逐渐繁衍壮大,尤其回望了一只小雄猴一步步成长为猴王的曲折生命历程。在这“生”的历程中,遍布族群之争。力量较量是生存之争,作家更着意呈现的是生存之外的、猕猴生命群体中的情感与道义。作品对于“生”的关注点,更多的不在于能否维持生命,而是能否活得更好,活得自在,活得有尊严。小猴黑儿迎接新的一天信念是“让自己活下去,如果有可能的话,追求生活得更好一些”。

在《内伶仃岛上的猕猴》中的自然世界里,作家遵循自然丛林法则讲述故事,努力遵从动物习性塑造形象,并尽力规避人类意愿的杜撰。作品中虽然也曾出现过人类,但都仅仅是以背景性的存在做生态变化的关联描写。借助作家丰富的野生动植物知识与实地观察经验,作品中动物的形态举止、情节设置均做到了紧贴着动物习性,相关的动植物知识扎实严谨,有些部分还辅助了科普知识细节,作品整体具有科普读物的文字气氛。作品勾勒了猕猴外部的天敌,猕猴不同族群间的争斗,猕猴内部的等级命运,构成了一个生动的岛内动物生态圈。动物间的激烈打头场面有如身临其境的逼真,像纪录片《动物世界》中的一组组特写镜头。作品虽然无法绕开是一个由人类杜撰的动物故事,但是内在的生物规则有着较高的可信度。

当然,作为一部动物小说,作品的呈现面貌仍然是文学的。无论是猕猴黑儿和大壮这样的年少者,还是包括前仆后继的猴王们在内的母亲辈,在恶劣环境中的顽强生存,努力抗争与积极争取,都写得颇为生动。猕猴的成长道路上有着很多困难,有的来自同类的欺负,这让他吃不饱,无处栖身;有的来自自然界的威胁,比如蟒蛇、洪水,这是死亡的威胁。但黑儿有着其他猕猴所不及的聪颖。因为生活在族群的底层,他学会了各种生存技能,能在饥荒的时候找到果腹的吃食;他会冷静地观察和思考,这也许部分来自母亲的遗传,使得他会察言观色,保护自己;他还有着强烈的做猴王的野心,一方面是为了不再受欺凌,一方面则是为了保护同他一样弱小的小猴们。他对自己的同伴从没有欺负之心,只有帮助和付出。当儿时的玩伴、曾经共同经历了被族群驱逐、几次死里逃生相依为命的大壮当上猴王不再理他时,他也不去找大



·评论·

生态大背景下的猕猴与人类

□纳 杨

袁博的动物小说创作有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把动物世界放置到与人类社会相类似的种群社会大背景下书写,写动物的“成长”,并且总是把目光留驻在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小动物身上,他们在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种群环境的双重重压下,凭借着求生的意志力和出众的个人天赋能力突出重围,改写自身命运。这一特征,从《鸵鸟家族》《火烈马》《霸王龙兄弟》一直延续到《内伶仃岛上的猕猴》。也有一个新变化,如果说之前的动物小说是“纯粹”写动物世界的话,这部作品中则引入了人类世界,并且写出了人类世界、动物世界与大自然的一些纠葛,从而展示出可以从未有更好的某种启示。这或许是这部小说的一个重要价值所在。

小说讲述了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猕猴黑儿从族群最底层一路艰难求生,最后以自己的实力赢得族群的认可,当上猴王以后,他的一生充满可预期的和不可预期的挑战,但每一次危机都被他化解。在黑儿的成长道路上有着很多困难,有的来自同类的欺负,这让他吃不饱,无处栖身;有的来自自然界的威胁,比如蟒蛇、洪水,这是死亡的威胁。但黑儿有着其他猕猴所不及的聪颖。因为生活在族群的底层,他学会了各种生存技能,能在饥荒的时候找到果腹的吃食;他会冷静地观察和思考,这也许部分来自母亲的遗传,使得他会察言观色,保护自己;他还有着强烈的做猴王的野心,一方面是为了不再受欺凌,一方面则是为了保护同他一样弱小的小猴们。他对自己的同伴从没有欺负之心,只有帮助和付出。当儿时的玩伴、曾经共同经历了被族群驱逐、几次死里逃生相依为命的大壮当上猴王不再理他时,他也不去找大

壮说理,更没有太多委屈,而是迅速审时度势,认清自己的处境,自我保护。当被族群里的同伴欺负推进洪水中,九死一生,偶遇前猴王鼯耳后,他没有自怨自艾,甚至没有多想什么,而是跟随鼯耳学习生存的本领。对于种群动物来说,独居是非常痛苦的,但黑儿跟着鼯耳学会了站得高看得远,锻炼出一种胸襟和气魄。鼯耳能做到,是因为他很小的时候遇到好心的人类,见到了猕猴以外的世界。黑儿能做到,则是因为他的天性中有着更多的好奇心和强烈的求生欲。黑儿不肯认输的抗争,让他能够一次次转危为安,并且在不断的磨练中提升能力。最终,当他的族群遭遇人类科学家用假蟒蛇威胁以测试蟒蛇是否是猕猴的天敌时,他能够看清蟒蛇背后是人类在操纵,并果断进行准确攻击,保护了族群不在惊吓中发生更大的意外。而其他猕猴是不清楚这里面的人类和假蟒蛇等状况的,他们只知道黑儿在极度危险的时刻救了他们,而他们的猴王,本该是保护他们的,却缩在一边。黑儿以自己的聪明、勇敢、力量征服了族群,成为了全群心悦诚服的猴王。

当然,作为动物小说,作者并没有脱离猕猴或其他动物的本性、习性去写。小说中可以看出作者对动物习性非常了解,虚构的故事是基于动物习性的。在小说的叙述中,作者一再用简单的科普式语言介绍猕猴和所涉及的其他动物的习性,让他们能够停留在动物的世界里,感受动物的思维方式,理解他们的行为。动物的世界遵守的是彻底的物竞天择的自然法则。猕猴的族群制是与生存这一终极目的相适应的。猕猴族群的猴王的更替是为了族群能延续下去,猕猴的母系社会制

度也是为了族群的延续。由此衍生出的阶层,也就成为无可辩驳的,这一点所有猕猴都懂。黑儿的行为并没有脱离猕猴的社会性约束,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活下去,所以当他被欺负时,只要没有生命危险就不反抗,面临生命威胁时会竭尽所能地自保,也会帮助其他同伴。这是族群相互帮助的本性。

小说有着二明一暗两条线,明线是黑儿奋斗的一生,暗线则是穿插于现实中的历史的图像,两条线交错呈现,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内伶仃岛上猕猴的生态繁衍动态图,也展现了岛上的自然环境的一些演变过程。在这个相对封闭的小岛上,自然生态系统有着自我发展的规则,动物与动物之间、动物与植物之间,在食物链的制约下,能够达到某种平衡。但是随着一些外来因素的闯入,平衡被打破,新的平衡在缓慢建立。小说所写的内伶仃岛的这几十年的变迁,就是这一新的平衡的建立时期。人类的足迹不可避免地踏上这片土地,迫使各种物种在不停地了解、对抗、妥协中寻找一种和谐共处的方式。在小说中,一开始村民与猕猴分而制之,互不干涉,一旦相遇,就是开战。人类为了私利大肆捕猎猕猴等野生动物,猕猴濒临灭绝。后来军队进驻,村民退出,猕猴得到休养生息的空间。但人类对原始森林的随意砍伐,加上一种叫薇甘菊的植物入侵,猕猴等多种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森林植被遭到严重破坏,岛上的自然环境更加恶劣,食物匮乏、洪水多发,猕猴的生存更加艰难。等到军队退出,村民部分返回,建立起生态自然保护区,这种状况才得到改善。人类对猕猴从最初的捕猎贩卖到最后的保护性投喂,经历了一个较为长期的认知过程。小说带我们深入到森林内部、猕猴群

中,体验了这一过程,这是阅读这部小说带给我们的一个收获。

作为面向儿童的动物小说,其写作手法也有一些用心之处。其一是对猕猴族群的一些生活习性有多处重复赘述,尤其是在小说前半部中出现较多。比如猕猴群是“母系社会”,猴王都要听地位高的雌猴的,出现了三次。这样的写法,成人读者读起来可能会感到疑惑,但对于儿童读者来说,是一种必要的说明,让阅读可以顺利地进行下去。当然,如果这样的重复能够处理得再自然一些会更好。其二,如前所述,小说中有多处科普式语言的介绍。比如在讲述水獭母子、黑耳鸬、薇甘菊等动植物时,就有一些介绍性文字。这些文字可能与小说的故事情节进展关系不大,但却是理解故事发展的重要背景知识,这也是动物小说的一个特点。小说里的知识穿插尽量做到自然、不突兀,也起到了帮助理解的效果。其三,正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说,创作这样一部动物小说,是想告诉孩子们,对于生命而言,最重要的是形成一种乐观面对生活、积极应对挑战的韧性。小说中多处可见作者对这一创作主旨的暗示、阐发。这在儿童小说中是有益处的,可以让小说易读并且易于理解。而小说中几场危急关头的描写,生动而精彩,也为小说的阅读带来了审美的体验。

动物小说应该怎么写?是忠实于动物,还是借动物世界讲述做人的道理?这也许是当下动物小说的不同创作路径。这部小说中,作者在努力打破动物世界与人类世界的界限,把动物、植物与人类放置在大自然这一更广阔的背景下去讲述,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高更远的生态世界。

初读袁博的《内伶仃岛上的猕猴》,是在第五届“上海好童书”的评审会上,这是一位素不相识的年轻人的作品。这部作品的语言是文学的,作者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他的作品来自于生活,也有一定的文化内涵。凭着这4点优势,年轻作家的作品在来自全国34家出版社选送的近300本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了“上海好童书”的荣誉。应该说,从《内伶仃岛上的猕猴》中可以看出,袁博是一位出众的有才华的青年作家。他的这部作品是至今为止不可多得的一部佳作。

《内伶仃岛上的猕猴》中飘动着充满着生命跃动的梦幻旋律,写出了以猕猴王黑儿为主线的各种猴王在内伶仃岛上命运多舛的梦幻一生。这种文学的梦幻旋律,时隐时现,时强时弱,时重时轻,时起时伏,如诗如画,如歌如泣,是一曲梦幻悲歌,也是一支梦幻壮曲。

在整部作品中,有两句话始终时隐时现地飘悬着,像音乐的旋律,带领着作品向前推进。其中一句是“每天太阳照样升起,谁也不知道潮水带来什么”。这句话是富有诗意也富有哲理的,它既是作品悬念的引子,又是赋予想象与幻想的钥匙,在未来不可知的迷雾中,引读者产生许多奇怪的联想,黑儿与诸多猴王、猴群的命运结局是凶是吉,不可捉摸,命运难测。另一句是“又是一年荔枝飘香的季节”,表面看来这只是指季节的运转变化和年代的推进。而这句诗意昂扬的词句,却给读者暗示了许多期待,这种期待可能是苦难的,也可能是幸运的,但终究是美好的。

作者在细节的描写上也常常运用语言的文学梦幻旋律。如黑儿随同大壮落难流浪,大壮收编散猴当上猴王,一时忘乎所以丢了落难兄弟情分,随意让散猴欺负黑儿,从袒脸开始一连5只散猴对黑儿又啃又咬,黑儿是小猴只能随成年猴摆布哀叫讨饶认输,认输的标志性动作就是把屁股对着胜者,让胜者确认地位在它之上。这里有一段语言的排列:“袒脸看看它的屁股,走开了,它的地位排在了黑儿之上。”“另一只散猴也学着袒脸的样子,它看着黑儿的屁股,走开了,它的地位也排在了黑儿之上。”“又一个散猴也学着袒脸的样子,它看看黑儿的屁股,它的地位也排在了黑儿之上。”“接着又一只散猴……”“接着又有一只散猴……”这些排列看似重复,然而却用这种语言把弱小的黑儿的屈辱和受侮如数写尽。

在这本以猴王黑儿为主角讲述其一生命运的猴王故事中,涉及两个主要的猕猴群,一是东湾咀猴群,二是南峰岭猴。这两个猴群在岛上生存竞争中猴王几易其主。其中鼯耳、长牙、袒脸、大壮、黑儿都是曾登上猴王宝座的角色,还有高贵血统的黑儿的养母红鼻子、低贱出身的黑儿的亲妈琥珀。在这些猴类的命运乐曲中,最响亮的旋律是“在黑儿的一生中,它最大的愿望是活着”。所有的猴王、猴群都在这个旋律之中。作者把它们都放置于“活着”的梦幻中,它们要面对猴族群的生死缠斗,要经历人类带来的恐惧和灾难,也要遭遇凶猛生物的攻击和灭杀。它们在危如累卵面临绝种绝族的绝境中“活着”,就在要“活着”的主旋律中,作者用出色的梦幻与魔幻的情节、细节把猴王、猴群的众生相写得形象生动,独具个性。这些猴王、猴群形象都在作者巧妙的梦幻思维稳稳地掌控之中,获得了奇幻无比的文学魅力。特别是黑儿与大壮相依为命流浪的故事非常精彩。在黑儿故事的进展中常常信手拈来的是黑儿屈辱童年的回忆,用得甚是精妙,在第7章中,黑耳鸬妈妈教小黑耳鸬学飞行,写道“黑儿缩了缩身子,趴在一根树枝上,似乎也感觉到了妈妈的体温”,接着黑儿一面看,一面沉浸在对妈妈的回忆中。在第12章科学家的实验中,黑儿看到科学家用实验的大蟒蛇,想起失去妈妈的日子。很多年前,妈妈为了不让大蟒蛇吃掉黑儿与红鼻子的儿子大壮,被大蟒蛇缠住了。作者写道:“很快,妈妈的两只眼睛就鼓凸出来,被绞得再也无法喘息。妈妈不再徒劳地挣扎,而是高昂起自己的头,一双会说话的琥珀色大眼睛在猴群中搜索。妈妈吃力地抬起头,通过半闭半合的眼睛,看到红鼻子怀抱着黑儿,拉着大壮越走越远。这时,妈妈才安详地闭上了双眼,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这段文字的描写让人心灵战栗。

前面讲到的语言与形象的文学梦幻旋律在作品中有序和谐地融为一体,这种融合是作者经过精心构思的。文学梦幻旋律下的猴王故事,并不仅仅是揭开猕猴王与猴群的生存秘密,满足读者的猎奇心理,更多的深层思索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一是大自然“优生劣汰”“适者生存”的永恒法则;二是人与大自然共存共依,共生共灭,互为荣衰的生物哲学定律;三是人类与大自然生物生命循环的大道。

梦幻旋律下的猴王故事

□张锦江